



大江入蜀始阳平，流到阆苑可称惊。  
嘉陵江千里奔流，从阳平关入蜀，一路上气度不凡之处虽也不少，到底没有阆中城这样阔大而玄妙的气象。它对城市的抱持和对人的维护，几乎是川中唯一的特例，像一对偏心的父母，将自己全部的精华，在阆中城孕于一体。这样的气象之下，阆中俊彦与雄杰层出的历史，便成了独宠之下的当然回报。“兄弟状元”在唐宋两朝的接替出现，是这种回报的最好答案。

壹 『兄弟状元』的榜样意义

“兄弟状元”在中国科举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。因为稀缺，因为示范效应，使得传奇附丽本事，更增加了传播的深广度。稍作钩沉即可发现，各地“兄弟状元”还真不少，他们的名字随着传奇留下来，成为地方文旅思维下的一个吸睛看点。如山东曲阜孔纬、孔纘、孔纘“兄弟三状元”，河北邢台的崔昭纬、崔昭矩“兄弟状元”，河南雍丘的宋庠、宋祁“兄弟状元”，还有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兄弟武状元陈整、陈鹤……

然而，要说“兄弟状元”的传奇性，古城阆中的这一对实在有名得多。他们是传为唐德宗贞元七年(791)状元及第的尹枢和唐宪宗元和八年(813)状元及第的尹极兄弟，历史上有“梧桐双凤”之美誉。

尹枢“状元及第”的元和七年，吐蕃攻唐灵州，回鹘击败之，遣使赴唐献俘，晚唐边患加剧，兵戈乱草丛生；到尹枢“状元及第”的元和八年，朋党大盛，更有振武节度使李进贤之变。如此，武备之下的文事勃郁则显得非常可贵，难得的是，那些出身苦寒的读书人，对榜样的号召刻骨铭心，夜以继日，发奋苦读，期望有生朝一日登上皇榜，以偿平生之愿。

阆中历史上素重农桑，保持着较好的耕读世家传统，“春节之父”落下闳开创并奠基的天文历算学，因任文孙、任文公父子及三国周舒、周群、周巨家族成员的承继，在这里遂成显学，成一国之高地。

上及天文，下究地理，天地之间的读书人，自是应该受惠于这样一批先祖的恩赐吧。尹枢约出生于唐玄宗开元八年，即公元720年，距离李淳风去世的670年，刚好50年，一朝一国的读书种子传奇在阆中诞生。

□庞惊涛 文图

# 阆中『兄弟状元』的传奇与史实

贰 『自放状元』的史实疑云

然而，尹枢自放状头的史实存疑不少。按尹枢“状元及第”之事，首载于《唐摭言》：

杜黄门第一榜，尹枢为状头。先是杜公主文，志在公选，知与无预评品者。第三场庭参之际，公谓诸生曰：“主上深听薄劣，俾为社稷求栋梁，诸学士皆一时英俊，奈无人相教。”时人策五百余人，相顾而已。枢年七十，独趋进曰：“未谕侍郎尊旨。”公曰：“未有榜贴。”对曰：“枢不才”。公欣然延之。从容，因命卷帘，授以纸笔，枢援豪斯须而就。每札一人，则抗声斥其姓名，自始至末，列庭闻之，咨嗟叹其公道者一口，然后长跪授之，唯空其元而已。公览读致谢，乃以状元为请。枢曰：“状元非老夫不可。”公大奇之，因命亲笔自札之。

《唐摭言》是文言轶事小说集，非史传文字，多演绎和传奇，以此刻舟求剑，认定实有，难免沦为笑柄。钱锺书先生在《容安馆札记》第三十六条中对此有评议，其“小说虚言，闾入文字，晚明最多”之句虽引自清人平景荪《霞外摭屑》中的评论，却也可作为钱锺书先生的文学史观看，当然也是《容安馆札记》第三十六条之题旨所在。平景荪或许忽略了一点，在传奇小说出现的唐朝，这类“小说虚言，闾入文字”的现象即有发生。《唐摭言》中记尹枢自放

叁 两个遗存：隆盛与孤寂

尹枢尹极“兄弟状元”之后，不到100年，阆中又出了陈尧叟、陈尧咨这一对“兄弟状元”。相比尹枢尹极、正史记载的缺无，陈氏兄弟的正史行状则夥也，难怪四川老乡，同为宋人的范祖禹都不免要羡慕说：“宋兴以来，言兄弟之贵者，以陈氏为盛。”

2019年仲春，我在一个小雨的上午，再次走进阆中古城，访问“兄弟状元”的遗迹。

因为“状元府第”的召唤，我在华丽壮观的“状元坊”并未停留多久。不长的“状元街”上，密布着无数家旅游店铺。在阆



阆中状元府第内的“梧桐双凤”照壁。



阆中古城的状元坊。



阆中状元坊。

太宗皇帝真长策，赚得英雄尽白头。  
赵嘏这句诗不管是否因尹枢尹极“兄弟状元”而感发，但确是科举制让今天的人痛一极的典型写照。  
尹枢尹极兄弟以古稀之年成就科举功名之顶，当真赚了他们一生的光阴。传奇文本记录里，说尹枢尹极两兄弟中状元之后，因为年龄太大，朝廷并没有给他们授予实际的官职，而是给予优厚的养老政

策，让其安度余年。

《唐摭言》何以有如此高的影响力？一方面固然是它专于汇集唐朝的科举制度掌故和科举士人言行，又多为选举志所未备，可补专项记载之阙遗；另一方面，则关乎我国的文体流变风习。钱锺书先生在平景荪的《霞外摭屑》中拈出数语，示解其疑，可谓慧眼如炬，深有烛照发挥大义之用：“明季人犯此病者多，以其时小说盛行，人多喜读之故也。”大意是说，晚明文人对小说但言闾入文字的毛病，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小说这个文体盛行，人们喜欢读之故。

官方、媒介和民间遂以此为据，搬演传奇，踵事增华。严肃的史实观察和分析者，则不免要提出质疑。学者黄涓涓在其论文《状元传说与阆中旅游》，引清人赵翼在《陔余丛考》中的评论，力图让尹枢自放状头一事，回归本来面目：唐时填榜已空状头也，然填榜何患无人，乃令举子自书，恐唐制亦未必如此。《摭言》所云，未可信也。

然而，赵翼的声音太小，他被“梧桐双凤”这个阆中官民交传的传奇遮盖了，或者说，是忽略了。人们为了壮大“兄弟状元”的门楣和声势，不惜林冠冕戴，往来林藻“考场助”的故事为尹枢而用，其后，更有复制唐代阆中状元尹枢状元卷问世，至此，尹枢“自放状头”似成定讞。

中古城的核心地带，商业的现实考量显然并不允许过多的公益文化遗留。多年前第一次在阆中古城的匆匆行脚，“兄弟状元”的当代遗留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历史久远，我担心这一次再访，会同样一无所获。

事实证明了我预感的准确。当我抬脚迈入状元府第的高门槛，发现这个理想中的胜迹早已变成了一个民宿。“状元府第”的匾额和“梧桐双凤”的塑像倒是有些关联。门口的旅游导识铭牌上，分明写着：“传”兄弟状元曾寓居于此。

一个“传”字，道出了状元胜迹的尴尬，或许，还有一些历史的心虚。

在强大和虚妄之间，该如何安放“兄弟状元”的传奇？

出租车司机推荐我去古城附近的“状元洞”，说那里有很多尹枢尹极兄弟的遗存。我知道那里其实和尹枢尹极兄弟没有任何关系，那是陈氏兄弟状元的精神道场。为此，我估计很多当地人和这个出租车司机一样，把尹枢尹极和陈氏兄弟傻傻分不清。

但陈氏兄弟精神道场的顶礼隆盛远超我的意料，两厢对照，古城中的“状元府第”则确实冷清空寂得多。

策，让其安度余年。

考到头发都白了，虽然最后考上，但没得到任何实际好处，科举之害，莫此为甚。

按说尹枢尹极这个年龄算很大了，可历史上还有比他们兄弟俩更老的考生。乾隆朝的谢启祚比尹枢兄弟“老辣”多了，他考取举人那一年98岁。据《郎潜纪闻初笔》卷六《谢启祚五十年登科》记载，谢启祚参加的也是乾隆五十一年(1786)丙午科广东乡试，面对别人的劝阻，他说：“科名定分也，老手未耄，安见此生不为着儒一吐气？”在他看来，科举功名是决定一个人名分的大事，不能糊涂，更不能随便放弃。

比起西西弗斯永无止境地重复徒劳地推巨石上山，谢启祚和尹枢尹极当然算不得是悲剧人物，因为他们最终功德圆满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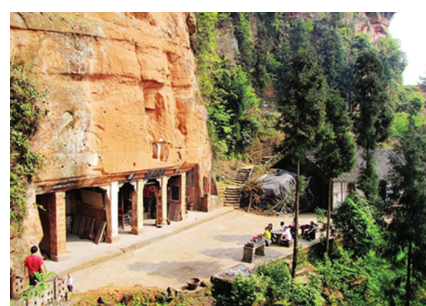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越是尹枢尹极和谢启祚这样的“老手”，越是朝廷需要和地方政府标举的科举英雄，在官方语境里，这是虽老不息的最佳示范。

政治标榜的这一极，当然比“向死而考”的批评一极强大而有号召力。正是：说什么辛酸，道什么摧残，你看那古往今来的科场，有几人得这样的荣光。老何妨，老何妨，考个功名，做个示范，让咱家今名天下传。

华灯初上，阆中古城迷人万端。在天津关古镇，持木杖入蛇牙的演员将猛张飞演绎得有模有样，赢得游客阵阵掌声。想起日间行走在桓侯祠所见所感，突然想起张飞要是在壮年被裁缝冤杀，蜀国或许还有另一番光景。文化的勃兴和文明的维持当然需要武力的保障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猛张飞与老尹枢尹极，恰好构成了古城繁盛的两个主要要素：以文以武，文武互兴。

肆 向死而考与虽老不息

阆中古城内的状元街，以“兄弟状元”为名。



丹霞洞石窟寺。

## 畅游丹霞洞 对联中看历史

背靠老君山，面对八仙山的宜宾龙华古镇，这个位于川南屏山县的古镇，是如此令人神往。

作为古代的边陲重镇，它不仅仅是军事要冲，在社会稳定、边防和平的日子里，也是商贸繁荣、人来马喧的繁荣集镇。经过时光的流失和岁月的沉淀，古镇保留下了众多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，这在一个泛商业化的社会里，不能不让人惊叹，不能不让人惊奇。丹霞洞，正是其一。

丹霞洞石窟寺位于八仙山上，石窟寺系供奉道教神像之所，共有四窟，包含玉皇洞、长生祠、三霄洞等，此石窟系清朝乾隆年间龙华道人王教应主持建造。因八仙山岩石赤红似丹霞而名，丹霞洞石窟寺开凿于此，确是实至名归。因八仙山的来历，传说与八大仙人有关，特别是八大仙人中的铁拐李，云游至此，独自留恋龙华的山山水水，人文胜迹，盘桓于八仙山之间，久久不愿离去，故龙华人将此山称为八仙山。

自此，八仙山与龙华古镇背靠的老君山，两山相卫，双溪环绕，千百年来拱护着龙华人的安宁和幸福。行走之间，我对石窟寺里的塑像供奉，虽然亦存敬畏之心，但更多的，倒是对石窟两边的对联产生了浓厚兴趣。比如清虚洞对联：

此间石屋亦能尘  
面临二水两恩波  
这是清道光辛酉年仲冬，文生徐以东应邀从叙州府来此游历发出的感慨。

在道教神像前，在道教的教义中，看见对面山下绕古镇而过的大小龙溪河，徐以东先生明白了，生命的延续和辉煌往往离不开人与人的帮助、提携，得到帮助过的人，应该懂得感恩，就像溪流一样，永流不止。这种感恩，当然包括对大自然馈赠的感恩。比如另一联：

开天辟地为三皇  
足食丰衣育万民  
这里面，已经有了这种对自然敬畏的思想。虽然若王、神灵高高在上，亦不过是自然的产物，其实，自然界才是一切万物之灵。

丹霞洞石窟的另一亮点，就是它的包容性。旁边不远，有刻于明末清初的立佛，高32米。在崖壁上显得恢弘、大气、端庄，给人以深深的震撼，而石窟内外，道、释、儒三位一体，塑像各一，相互包容共存共生。在另一石窟涵江释佛的匾额两边，有联曰：万法勅遵律令，一元统运定乾坤。

清道光辛酉年的仲冬，与文生徐以东、周天成一道应邀来八仙山游历龙华丹霞洞石窟，还有一位重要人物，那便是翰林院出身、叙州府知事张日猷，此番前来不仅仅是游历，还专门为丹霞洞题墨并撰联，此刻，他心情舒畅，为龙华镇的佳山丽水，为龙华镇百姓生活的舒心、淡定，他略一思索，挥毫写就丹霞洞三字，字体端庄、沉稳，让人叫绝。紧接着撰就一联：

石壁开天自当年佛地道源一貫人从此日仰神功道佛共处，相安无事，所以，后来有信众又挥毫：似洞非洞即成仙洞有门无门即为佛门

□杨雪



更多蜀地史迹  
扫码上封面新闻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  
加入青蕉拍摄得大奖